

今起一批法律法规开始施行

公路养路费 等六项收费取消

猪肉涨幅小 市场稳

据新华社北京2008年12月31日电(记者周琳)节日临近,猪肉、羊肉、禽蛋、水产品、蔬菜价格均波动上行,但幅度较小,市场基本稳定,未出现节前大幅涨价的现象。预计元旦期间农副产品价格将以涨为主,但总体水平仍未超过年初。

猪后臀尖肉全国均价持平,猪五花肉全国均价微涨0.1%,分别为每斤11.51元和10.64元,九成以上地市猪肉价格持平。目前猪五花肉价格低于每斤10元的地市已大幅减少,从低点时的六成以上降至目前的两成左右。且前期价格低于每斤8元的辽宁阜新和葫芦岛、黑龙江鸡西、浙江金华等19个地市,猪五花肉价格已全部上涨至每斤8元以上。

菠菜和白萝卜价格微降,大白菜、芹菜和生菜全国均价持平,多种蔬菜全国均价仍保持涨势,但涨幅较小,均不足2%。青椒、叶类蔬菜等前期涨幅较大的品种涨势趋缓。

九成以上的地市禽蛋价格持平。近十天以来,部分省区鸡蛋价格回暖,东北地区是回暖迹象最明显的地区,辽宁和黑龙江鸡蛋价格略涨,但仍处在全国较低水平,均在每斤3元以下。

因节日效应,水产品价格改变了前期连续下降的走势,近一周以来曾出现两次全线上涨。2008年12月30日,草鱼、鲤鱼、鲢鱼和鲫鱼全国均价分别上涨0.5%、0.4%、0.2%和0.6%。与2008年2月1日相比,12月31日,大部分监测的农副产品全国均价皆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合肥至武汉 铁路开通

新华社合肥2008年12月31日电(记者卢尧)记者从上海铁路局获悉,12月31日,合肥至武汉铁路开通运营,较原计划提前8个月建成开通。自此,合肥至武汉列车绕道行驶情况得以改变,行程由565公里缩短至356公里。

合武铁路是国家规划的“四纵四横”铁路快速客运网“沪汉蓉”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上海-南京-合肥铁路、武汉-重庆-成都铁路相衔接,连接合肥、武汉两个省会城市,穿越京九铁路和大别山腹地。合武铁路为国家I级双线电气化铁路,设计旅客列车最高时速250公里。

据上海铁路局介绍,合武铁路开通初期仅安排开行货物列车,待今年开行动车组列车后,合肥至武汉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七八个小时缩短至2个小时左右,上海至武汉只需5个小时。这对加强我国东、中、西部各区域的经济文化交流,繁荣沿线经济,特别是对促进大别山革命老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据新华社北京2008年12月31日电(记者陈菲)今日起,一批涉及国计民生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正式施行,将给老百姓生活带来深远影响,并将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作用。

公路养路费 等六项收费取消

财政部等五部门日前公布了取消公路养路费

收费政策的“细则”,明确今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取消公路养路费

城市建筑物政府不能“想拆就拆”

今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对符合相关标准,并且在合理使用寿命内的建筑物,政府不能“想拆就拆”。

该法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和建筑物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建筑物维护管理,延长建筑物使用寿命。对符合城市规划和工程建设标准,在合理使用寿命内的建筑物,除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外,政府

不得决定拆除。

轻微违法行为 交警应纠正违法行为并口头警告后放行

今日开始施行的《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增加了轻微违法行为适用教育、警告措施的具体规定,细化了交通警察执勤执法规范用语的规定,增加了一些交通警察执勤执法行为举止的具体规定,

进一步规范执法质量考核评价,可操作性强,使交警道路执勤执法工作更加有规可循。

该规范规定,对轻微违法行为并予以口头警告后放行。规范还要求交通警察交还被核查当事人的相关证件时应当方便接取,杜绝摔、扔证件等不尊重当事人的行为;依法扣留车辆时,不得扣留车辆所载货物。



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三鹿问题奶粉系列案件庭审现场公诉机关的案卷。新华社发(丁立新 摄)

三鹿问题奶粉系列案昨开庭

三鹿集团及四名原高管人员被控产销伪劣产品

据新华社石家庄2008年12月31日电(记者朱峰)12月31日上午8时,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田文华、王玉良、杭志奇、吴聚生等四名原三鹿集团高级管理人员被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开庭审理。

据公诉机关指控,2007年12月以来,三鹿集团陆续收到消费者投诉,反映有部分婴幼儿食用该集团生产的婴幼儿系列奶粉后尿液中出现红色沉淀物。2008年5月17日,三鹿集团客户服务部书面向被告田文华、王玉良等集团领导班子成员通报此类投诉的有关情况。

三鹿集团于5月20日成立了由王玉良负责的技术攻关小组。通过技术小组排查,确认该集团所生产的婴幼儿系列奶粉中的“非乳蛋白态氮”含量是国内外同类产品的1.5-6倍,怀疑其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7月24日将其生产的16个批次的婴幼儿系列奶粉送河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检测。8月1日,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出具检测报告,送检的16个批次奶粉样品中15个批次检出三聚氰胺。同日,全国已有众多婴幼儿因食用三鹿婴幼儿奶粉出现泌尿系统结石等严重疾患,部分患儿住院手术治疗,多人死亡。

当日17时许,王玉良立即将上述检测结果向田文华汇报。田文华随即召开会议商讨。王玉良就婴幼儿奶粉中检测出三聚氰胺以及相关情况作了说明。会议决定暂时封存仓库产品,暂时停止产品出库;王玉良负责对库存产品、留存样品及原奶、原辅料进行

三聚氰胺含量的检测;杭志奇原奶收购环节的管理;以退货形式换回市场上含有三聚氰胺的三鹿牌婴幼儿奶粉。

三鹿集团在明知其婴幼儿系列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的情况下,并没有停止奶粉的生产、销售。在对该集团成品库存产品、样品库留样产品三聚氰胺含量进行检测后,8月13日,田文华、王玉良召开集团经营班子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一是库存产品三聚氰胺含量每千克含10毫克以下的可以出厂销售,每千克含10毫克以上的暂时封存,由王玉良具体负责;二是调集每千克含三聚氰胺20毫克左右的产品换回含量更大的产品,并逐步将含三聚氰胺的产品通过调换撤出市场。

会后,王玉良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宣布对经检测三聚氰胺含量在每千克含10毫克以下的产品准予检测部门出具放行通知单,即准许出厂销售。9月12日,三鹿集团被政府勒令停止生产和销售。经检测和审计,8月2日至9月12日,三鹿集团共生产含有三聚氰胺婴幼儿奶粉72个批次,总量904.2432吨;销售含有三聚氰胺婴幼儿奶粉69个批次,总量813.737吨,销售金额4756.08万元。

8月3日杭志奇经田文华同意,根据8月1日集团经营班子扩大会议的决议,找到吴聚生,通报了该集团奶粉中含“非乳蛋白态氮”的情况,要求吴聚生加强奶源管理,并指示对于加工三厂拒收的含“非乳蛋白态氮”超标的原奶,转送到其他加工厂以保证奶源。

8月4日在原奶经营部晨会上,吴聚生根据杭志奇的指示,向原奶经营部有关管理

人员提出,各奶户送往加工三厂用于奶粉生产的原奶如被拒收,可以将这些原奶调剂到行唐配送中心、新乐镇配送中心,再由这两个配送中心向三鹿集团下属的其他企业配送。会后,因“非乳蛋白态氮”检测不合格而被加工三厂拒收的原奶共七车29.806吨,先后被转往行唐配送中心、新乐镇配送中心。

行唐配送中心、新乐镇配送中心先后向保定三鹿、加工二厂、三鹿乐时奶制品公司配送原奶共计180.89吨。这些原奶与其他原奶混合后进入了加工程序,分别生产了原味酸奶、益生菌酸奶、草莓酸乳等含有三聚氰胺的液态奶。对其中12个批次液态奶的检测结果显示,均含有三聚氰胺(含量最高为每千克含199毫克,最低为每千克含24毫克),共269.44062吨,并已经全部销售,销售金额合计1814022.98元。

被告单位三鹿集团生产的含有三聚氰胺的婴幼儿奶粉等奶制品流入全国市场后,对广大消费者特别是婴幼儿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国家投入巨额资金用于患病婴幼儿的检查和医疗救治,众多奶制品企业和奶农的正常生产、经营受到重大影响,经济损失巨大。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单位三鹿集团生产、销售含有三聚氰胺的奶制品,被告人田文华、王玉良、杭志奇、吴聚生分别对生产、销售含有三聚氰胺的婴幼儿配方奶粉、液态奶制品负有直接责任,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当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庭将择期宣判。

寒风逼人

他们却住在窝棚里

新华视点记者 程士华

农民韩光勇、袁国友等人住在木棍、塑料纸搭成的窝棚里。寒风劲吹,塑料纸哗啦啦地响着。棚子内没有丝毫暖和的气息。

这是记者在安徽太和和县袁洼村和韩洼村看到的景象。这两个村分布在S308省道两侧,路北侧是太和经济开发区建设需要拆迁的范围,拆迁涉及39户。拆迁户说,由于政府许诺的安置房现在连影子都没有,39户中有31户就在路南侧的村子内新建了房屋,另有6户暂住在亲戚家或租房居住,剩余的2户常年在外经商已经在附近集镇上买了

了,脚踝、脚后跟暴露在寒风中。

对此,经开区管委会主任赵伟的解释是:“安置小区还没动工,正在规划设计。我们考虑到了拆迁户暂时没房住,按原房屋面积每月每平方米补助4元,作为搬迁租房费用,一直到安置房交付,并首付10个月费用。对于个别确实困难、租不到房子的拆迁户,本来是允许搭建临时住所的,但我们的解决方案还没出来,困难户就搭建了,其他村民也都跟风,我们只得全都拆了。”赵伟说,有些拆迁户在



拆迁户韩光勇站在棚子门口,棚子旁是被强拆的房屋。农民韩光勇、袁国友等人住在木棍、塑料纸搭成的窝棚里。寒风吹着,棚子内没有丝毫暖和的气息。

新华社记者 程士华 摄

房子。12月11日,新建的31户新房全部被政府强行推倒。记者在村民提供的录像中看到,拆房时还动用了警力。

韩光勇说:“我们两口、女儿、小孙子,吃饭、睡觉都在这里。孙子被冻得发烧,只得把他送到姥姥家去了。”说到这里,这个54岁的汉子开始掉眼泪,哽咽起来,“老房子被拆了,新房又被拆了。门窗、橱柜都砸在下面……”

他的妻子范恒芳也冻得拉肚子,一夜要起床六七次。范恒芳说:“他愁得夜里睡不着,我都怕他寻死,连续守了他4天4夜。政府让我们买楼房,可楼房建在哪儿,连个影子都没有。”

尽管是零摄氏度以下的低温,拆迁户袁学礼连袜子都没穿,球鞋被磨出了窟窿,鞋底和鞋帮也开裂

耕地上建了新房。这些新房均未经县政府批准,是违章建筑。但是,记者看到被强拆的农民管秀珍家新房位于村子中间,西侧南侧是民房,东侧北侧是道路,明显不是耕地。

对于尚在“规划设计”中的安置房,拆迁户都表示不愿买也“买不起”。他们认为,开发区变相强迫村民购房。一名姓袁的拆迁户说:“拆迁补偿是每平方米500元,安置房每平方米800元。补偿款被开发区扣着,把安置房款从补偿款中扣除后,我们还必须再掏几万元。如果不买安置房,开发区不允许我们在其他的宅基地上建房,也不允许在开发区建屋内居住,我们能去哪里呢?外地的村子不接纳,我们也没钱到城里买商品房。”

(据新华社合肥2008年12月30日电)